

# 心學工夫論：實踐儒學的生命路徑

作者：陳復

## 論文大綱

### 第一節 前言

### 第二節 心性：儒學的根基

### 第三節 陸王心學與致良知

### 第四節 儒學沒落的百年苦索

### 第五節 人的問題與世局波瀾

### 第六節 闡發心學與書院立根

### 第七節 心學的契機與復育

### 第八節 工夫論的再度復活

### 第九節 儒學新創與書院再生

### 第十節 內聖外王的生命實學

摘要：

中華文化，隨著其主要載體儒學的沒落，已經隱沒不彰很長的時間段落。如果儒學自來就是華夏子民安身立命的主要倫理信仰與涵養路徑，華人隨著工商業社會的發展，心靈長期處於動盪與虛無的處境，儒學的沒落釀出文化的失根，對此更顯得難辭其咎。然而，這是誰鑄的錯？心學，屬於儒學反本開新後的學問型態，深植於儒家心性關注的根基，奮勉於人情事理的落實，意圖將內聖與外王重新整合於一體，其與既有概念裡的道德教條最大的差異，就在於工夫論的內在闡發。工夫是復見本體的路徑，當前通俗的儒家與學術的儒家常無法恢復儒家本有的大氣淋漓精神，其癥結就在於沒有做工夫的意識，因此都無補於生活的苦難與錘鍊，而沒有拿全部生命去實踐對大道的體悟，儒家就沒有存在的社會價值，要接著討論儒學的外王志業，意即政治的架構，就會更顯得緣木求魚。敝人飽經世事磨難，有幸終於體悟儒學的復興不僅是解除個人心魔的良藥，並是中華文化能否復振的命門，其產生的王道能量，更是此番世局能否更化的前景。做為心學的重新倡發者，敝人不憚見識尚顯鄙陋，極願把五年來拿全部生命探索與落實心學的各種歷程，藉此論文就教於善知識，真摯呈請各位指正，望能拋磚引玉，召喚出儒學的生命實踐議題更深刻的討論。

關鍵詞：心學·儒學·本體·工夫論·內聖外王·中華文化

( 本論文預計將放至敝人新著《心學工夫論》做為引論 )

## 第一節 前言

這篇論文要能展開討論，首先就得釐清「心學」兩字的意思。如果心學只是在當前科際不斷細緻割畫裡一門新的專精學術，提供學者思考問題能有不同的認識路徑而已，心學就不會有生命實踐的存在意蘊，換個意思來說，它就絲毫沒有存在的價值。當前社會的價值與秩序混亂，其嚴重性已經不是學者「換個認識問題的路徑」就能無事的處境，我們需要有「真正能解決問題」的辦法（而不是安坐在象牙塔裡的抽象議論），這種有「真正能解決問題」的辦法的需要性，尤其屬生命如何繼續安身立命的存在議題最獲世人關注。華人學術圈（這裡特別在指人文學術圈）長期深受科學思維的宰制，誤把不屬於科學能處理的人文領域全面由科學理性的角度來研究（科學自有其能處理的物質技術範疇，這裡並沒有輕鄙科學的意思，只特指其應擺放在恰當的領域去做研究），加上這種錯置的狀況背後夾有「重西輕中」的政治正確思維，而西洋語文本就具有觀念的抽象性，較易由理性的型態去思論議題，這種特質卻不易照搬至中文裡操作思維，卻已不得被當前學者當作鋪陳論點的唯一書寫型態，而中文特有蘊含的意象性（由文字體現思維的意境）卻因此無法獲得發揮，致使中文寫作的學術論文艱澀難讀，其嘔心瀝血長篇推證出的論點常無法廣為社會週知與實踐，更無法真實解決問題，釐清與其問題有關的當事人的疑惑，這種學術與人生脫節，意即學術無法轉做引領社會改革的能量的現象（尤其在指本與人生議題有關的學術），自清末西學東漸

而降，如今已越演越烈。

因此，心學，如果只是一門能「認識問題」的學問；卻不是一門能「解決問題」的學問，它就不具有在當前社會各層面都充滿危機的時空裡，還需要特別獨立問世的意蘊。

這裡討論的心學，有兩個層面的基本意思。首先，它是個具有歷史脈絡的心學，這個歷史脈絡，由周公「治禮作樂」首開實踐的端緒；而孔子提出「仁」的精神，使其思想獲得深化；孟子提出「性善」更具體勾勒其內在的輪廓……，簡單來說，心學（或說心性的覺悟）是往日聖賢解決由個人至家國各種問題的根本大法，更是儒學的具體化稱謂。既然如此，為何不直接稱心學做儒學呢？儒學的內涵，隨著不同時空踵繼的聖賢接續奮勉，已然過度膨脹，光就路徑來說，就有生命儒學（孟子為此徑始祖，宋明儒學則繼此光大）與政治儒學（荀子為此徑始祖，漢唐儒學則繼此光大）兩種<sup>1</sup>；如純就生命儒學來說，則會有理學（程頤開端；朱熹總匯）與心學（陸九淵開端；王陽明總匯）兩種，更不論生命儒學除理學與心學外還有卓然自立一家者如張載的氣學……，沒有更細緻實指，則會引發

---

<sup>1</sup> 這種說法首先出自蔣慶《政治儒學》，他拿「內聖」與「外王」對照出生命儒學與政治儒學，認為當前新儒學的發展路向該由生命儒學邁往政治儒學。這種分類觀點遍佈在該書裡，譬如第二章〈政治儒學與中國儒學傳統〉裡，他說：「儒學有兩大傳統，一為心性儒學傳統（即生命儒學傳統），一為政治儒學傳統（即制度儒學傳統）。在儒學發展的過程中，此兩大傳統相輔相成，各盡其用，共同安立著中國人的生命存在，維繫著中國社會的穩定和諧。」台北，養正堂文化公司，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初版，頁 140。

認知的高度混淆，思論自然無法細緻化。因此，更細緻化來說儒學，我們就會由陸王心學做起點，張開對儒家思想的探索。由這個歷史脈絡去認識心學，心學絕無法僅安於當前「認識問題」的學術位置，這與其學問性格有最根本的抵觸，不論就陸九淵的心學或王陽明的心學，或甚至就儒學宗師孔子而言，其學問的蘊生與提出，都與面臨整個時空的危機綿密相關，個人無法安於其認知的社會混亂與失序，尤其無法安於文化的崩解釀就社會的混亂與失序，只有匹夫身擋濁流，知其不可而強奮勉挽狂瀾，此人格懷抱蘊生出的大無畏精神與思想，就是信仰心學者最常具有的生命氣質，更是它能感召無數讀書人志做儒者的緣故。

由此可知，這裡討論的心學，還會有第二層基本意思：得先有敝人自身就已信仰心學，纔能在這裡討論心學，這個討論實與敝人自身生命實踐過程與其產生的感知無法割裂為二，否則，為何敝人偏要選擇心學做思論儒學的門徑，而不拿理學或甚至氣學做門徑？敝人由心學立基來討論生命實踐議題，本身自然要有具心學意蘊的覺醒經驗，否則其議論會被生命自身的虛無性給架空，而與當前學術議論常與議論的實質處境脫節（或不生干係）的狀況沒有區隔，如此敝人的書寫就沒有心性特徵了。換個角度來說，這就是為何前面要說科學思維不能做人文領域的主宰觀念了，人文領域如果不由人自身的經驗（包括感知）出發，純由理性主客離立，把事物對象化來解析，這會使議題永遠處於被觀察的位置，而無法獲得澄清，因為議論的重點從來不是議題，而是藉此看見人對議題的深刻感覺。如果感覺先被剝離，再來理性討論議題，由於實際上感覺不可能被剝離，只有被隱

藏，如此議題打著理性的旗號，卻根本沒有獲得釐清。反過來說，如果訴諸人自身的感覺來議論，難道不會有過度主觀的盲點嗎？這種說法，本身就未曾脫離主客離立的概念架構，纔會有此擔憂，否則如果就心學的立基來思考，人不會只有主觀，感覺不會只有一團混亂的情緒而已，人的感覺最深處還有誠意，誠意面對自己的感覺，並不會使人變得更糟，相反地，這使我們有機會徹底看見自己為何會對此議題有疑惑？釐清這個議題，對釐清我們的人生究竟具有什麼深意？他人對此議題的感覺，為何會與我們自己的認知有落差，其癥結在哪裡？

敝人覺得，這纔是人還會想書寫，並願意與他人議論的最深心理背景。包括此刻正在閱讀這篇論文的讀者，不由這裡先看見自己願意閱讀的心理背景，閱讀本文著實不易獲得什麼有補於性命的結論。這種思考架構在感性而不在理性，這並不是否認理性的重要性，而更是對理性的成全，因為理性的價值經過重估，而被擺放在更精確的位置。儒學志做聖人的生命路徑，就依靠在人對這世間濃濃的情感裡。沒有情，如何能看見自己活著的苦？如何能看見眾生的苦？如何甘願過著縮衣節食的生活，只為俯仰無愧去做行道的事？……這種不麻木有痛感的狀態正指出人的覺醒，這種覺醒似乎與抽象意蘊的觀念理性毫不相干，如果實在要與理性沾上，似乎更與具有人性自利意蘊的工具理性相互違背，而如果要把人還有痛感而能做出對道的正確判斷本身視作理性，這就已經把理性的意蘊做過度擴充，即便朱熹說的「天理」亦不由此立論。因此，我們實在應該要把思維的狀態做更細緻的歸類，譬如此刻的論文書寫自然得具有理性的表面型態（其實此型態來自

認真的態度，這同樣無關於理性)，否則帶著氾濫的文字情緒，會使得議題無法有效跟他人溝通，然而，會使我們願意討論生命實踐的議題，其實來自對社會危機深重，人心浮盪不安有著強烈的不忍，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記孟子說：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」他並把這「不忍人」的情感與「四端」的心性源頭做連結，由此可知心性的匯歸處有著大感情，這個大感情已經無關於個體的利害，而更有著超越物我區隔的本體意蘊。

當然，只由情感層面來認識心性自然很不完全，這僅是個有關其性質的基本描寫，對「性」(意指本體)有感覺，故稱做「感性」，只是在指出人人共具領悟本體的良能，對其領悟拿社會能接納的認知型態去做傳達，這纔是「理性」能著眼發揮的技術層面。王陽明在重刻《象山文集》時做序說：「聖人之學，心學也。」還說：「世儒之支離，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，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，而不知吾心即物理，初無假於外也。」後面這段話可替我們「由感性開出理性」的看法做個簡單註腳；前面這段話則可替心學究竟是什麼做個總括概稱。心學是有關於「覺悟」的學問，《說文解字》曾說：「學，覺悟也。」心學符合這層古義，它不是現在的專門科學，把內心給對象化來研究，整合出一個解釋人類思慮狀態的系統性理論，它側重於由體會得出感知，發出志做聖人的弘願，在生活裡溫潤與落實其感知的大道，配合工夫的操作練習，逐漸洗滌俗蔽，而使己心終能復見與常養本體。古人常說「修心養性」，這個「修養」兩字如果沒有做工夫的意識，則只有反覆操練教條而已，因此，心學實由本體與工夫這兩個內涵開出，本體意即超越

萬有最終的實相；工夫意即洞見本體的具體辦法（然而，稱做工夫意味其不僅是個見道的辦法而已，見道的過程裡更需帶著情感去實作），沒有工夫，則本體如同華美的殿堂，卻無階梯得攀登而上，且本體屬於體證，常面臨著無可言說的幽微道境，工夫論則是心學能被言語溝通而得認識的主要內涵，由於本體實與觀念無關，因此，心學最精湛的觀念端在工夫而不在本體。

這就是敝人為什麼要特別提出「心學工夫論」的原因。當然，更直接經由觀察得出的原因則與當前社會的倫理處境有關。全部華人社會（意指兩岸中國、港澳特區與新加坡）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與中華文化的崩潰，傳統儒家倫理生活已經面臨日趨嚴重的窘境，這包括經濟改善參養個人意識熾烈，而社會裡人際關係疏離，大家族不斷裂解出夫妻兩人的家庭生活，而離婚率卻日漸攀高，父母奔忙於工作，對孩子有養而無教，親子亂倫現象層出不窮的滋生……，這些環環相扣的處境，總體來說，已經使我們處身在人來人往的社會，普遍有著心靈空虛的孤寂，傳統倫理早已敗壞瓦解，大家都不知該如何重整出新的倫理，人如不甘隨俗浮沈，只有無助地重複叮嚀一些早已不合時宜的教條，卻對教條已經失靈的事實如有感覺，倍增徬徨與恐懼。敝人幼時喜讀先秦儒書，成長過程裡面臨這些倫理敗壞的慘狀，早已有經典義理不知如何真實應用於生活的苦惱，在摸索中逐漸偏離儒家倫理常軌，卻更感精神耗損過鉅而無得於解脫，如此反覆二十餘年，即至身陷最慘痛的絕望，終於得悟本心自具覺悟的契機與能量，故而重新翻閱宋明儒學，大喜陸九淵與王陽明與敝人覺悟深契，終於體會出長期而降社會對儒家倫理

的認知因已割斷心性的意蘊，僅能做行禮如儀的刻板表演，而與宋明儒者由超越的本體輻射出世俗的倫理毫無干係，倫理至此已經空洞化，淪為存在意蘊迷失的僵死規範，難怪年輕人再毫無遵從的意願，只有任其昏聩的心智隨意舉止，如此自然更易深化社會的混亂。

如何能使人因覺知本體而得重整倫理？這就得要有做工夫的意識。敝人懷抱自發覺悟的心學做實踐儒學的生命路徑，至今已有五年的光景，由創辦書院面對社會講學，至懷著傳承儒學大道的信念而接納入室弟子學習，已經累積相當寶貴的心性教育經驗。當前中華文化在島內政治意識的撕裂裡更顯風雨飄搖，而聖學黯淡蒙塵的處境已病至沈痾，在世人罕知心性為何種神怪的狀態裡，要能重啟儒學實在得遭遇無盡挫折，然而敝人只有自強不息，否則面對此亂世，實不知苟且偷生還有什麼樂趣。本文會面世，直接的因緣來自華梵大學中文系舉辦「生命實踐學術研討會」，邀請敝人發表對心學工夫論的淺見，這是敝人闡發心學，首度獲得學術單位的承認與關注，對此深感榮幸，而覺心學中興有望；間接的因緣則與敝人正在教育弟子面對生活踏實做工夫，並不時捎信相論內在覺知的具體脈絡有關。由於深感對人的教育尤重親炙與踐履，不宜只做系統知識的鋪陳傳授而已，往日聖賢教育弟子，更常由書信體發文，藉此讓受文弟子凜懷其師情誼的深重，而倍增向道的熱忱，由此架構出師生嚴謹的道統，此中自有中華文化傳承聖賢弘旨的幽意，值得吾黨學習，因此，敝人去年即計畫藉由捎信與弟子書寫出《心學工夫論》這部著作，兼收教化諸生與感召來者的雙重效益，並保存歷史真實的紀

錄，使有志於心學的儒者能有工夫路徑拾階。現在再獲華梵大學同意撰寫此文權做本書引論，將工夫論的各層面意思做綜合梳理，相信更能因此澄清覺知心學的具體脈絡。

由於自中華文化面臨大崩潰而降，華人學術圈思論議題常見研究性，罕見開創性，其中尤屬學術金字塔頂端的哲學，常有哲學工作者，罕有哲學家為最，其間正反映著文化衰落的蒼涼景象。獨對此學術蒼涼，常憂懼故國家寶碎裂無盡涕泣不能自己。本文由往日聖賢的領悟與現在個人的感知交會呈現心學的輪廓，至禱稍能體現「反本開新」的真意。